

著瑞 宋

賞析著名學文洋西



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

18 苑書生學

學生書局印行

學生書苑 18

宋 瑞著

西洋文學名著析賞

賞析著名學文洋西

西洋文學名著析賞

著 作 者：宋

瑞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代 表 人：馮

愛

羣

發 行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 話：三三二一
三四三六
三三二一
三四六九

定價
精裝 三十五元
平裝 二十元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三 月 初 版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爲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號

西洋文學名著析賞

目 錄

• 錄 目 •

巴爾扎克的「高老頭」	一
雨果的「巴黎聖母院」與「可憐人」	二五
狄更斯的「大期望」	四七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	六一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	八五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一〇九

佛克納的「聲音與憤怒」	一二三
海明威的「太陽又升起」	一四五
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與「伊甸園東」	一六三
韋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	一八五

•「頭老高」的克拉克巴。

巴爾扎克的「高老頭」

'Père Goriot, by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素有寫實主義主義之稱的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巴爾扎克，在文學領域中，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他底名字，簡直就是非凡的創造力之象徵。一部以「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為總名的說部巨帙，就包括了上百完篇的小說，而且大抵都是在一八三〇年代中所寫成的作品，此外或多或少不能視之為完篇的尚有半百之數。可見其創作力着實驚人。

巴爾扎克固然多產，但可貴的是，他底作品卻並未因此囿於題材故事的重覆而變得陳腐乏味，他有寫不完的人物故事和過人的工作能力，雖然，他底若干作品的深度與真正的文學價值究竟如何，尚有討論餘地，但它們在內容方面之廣泛，與人物品類之衆多複雜，誠可斷言是無與倫比的。

在他所創造的這個「喜劇的人間世」中，經常巡迴出現在那九十六部小說裏邊的人物角色超出兩千個，各式各樣的人，真是形形色色，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可說是無所不包，他們都是在屬於他們的階層環境中活動，各自依其情感嗜好的旨趣去營生活，幾乎刻劃出十九世紀法國腐敗社會的一幅全景來。寫人物的外貌與活動，乃是巴爾扎克的擅長，尤其是中產階層的人，一個個在他筆下，都是微妙微肖的活生生的典型代表，這是憑恃着天賦的觀察能耐，再加上卓異的想像力，始能優爲之的，決非平空即可虛構出來，這說明了天才之與衆不同處。

不過，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一分的靈感，這話是永遠不錯的。說到巴爾扎克的寫作情形，其致力之勤勉，與精力之充沛，誠堪稱得上是個「超人」，二十四小時的伏案工作，通常，每天平均總有十四五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此外，還經常得要校對一二十份他底那些使出版商生氣、印刷工頭痛的手稿，還寫劇本、雜誌論文，以及一些非回不可的信函。

巴爾扎克所建立的文學王國，他自誇比拿破崙以武力建立的帝國之領域還要廣袤；我們

要觀光一下他底這個王國，事實上的確遠較周遊全球還難得多，恐怕很少有人把他的全部著作讀完的，所以，將他底够水準的一些作品一一拿來分析介紹，一時之間亦不可能，正如毛姆在其「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作品」一書中的「巴爾扎克及『高老頭』」裏邊所說的話：「在巴爾扎克這末多的作品中要選一部代表作，殊不容易。在幾乎所有他的作品裏，每一部總有二三個具有一種單純的原始的熱情人物，他們顯得非常突出。描寫這些人是他的特長。在他描寫較複雜的人物時，他就較少把握。在幾乎他所有的小說裏，全有極有力的鏡頭，有幾篇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我之所以選擇『高老頭』有幾個原因。它的故事是有趣的。巴爾扎克有幾篇小說常在故事中敘述若干不相干的事物，但在『高老頭』中，卻無此毛病。他讓他的人物用他們的言語動作來解釋他們自己，非常客觀。」（引文照徐鍾佩譯文，下同）

毛姆的話很對，『高老頭』很適當拿來做巴爾扎克的代表作，但毛姆在他這篇萬把字的文章中，談巴爾扎克的生平多，論及『高老頭』的只有寥寥幾百字的兩三段，當然毛姆提到的幾點有他深到的見解，相信凡是對巴爾扎克這部名著研讀過的人也莫不同意，爲了字數不多，並使讀者對『高老頭』的長處先有個印象，我們在此把它引錄如下：

「高老頭」結構嚴密，其中兩個線索，一個是老人對那無情無義的女兒自我犧牲的愛，一個是野心勃勃的雷斯蒂那克第一次到達擁擠和腐化的巴黎，兩者互相交

織。「高老頭」之所以有趣，也因為是在這篇小說裏，巴爾扎克第一次有系統的把同一人物一再引入他的小說裏。你喜歡創造一個你非常感興趣的人物，因此你也很關心他以後怎樣，這是一個難處理的問題。而巴爾扎克對此卻能成功，就是我自己，因為我能知道書中我所關心的人物——如雷斯蒂那克——的結局，而更感興趣。這種寫法很有用處，因為可以使創作經濟，但是我相信巴爾扎克之採用這寫法，並非為經濟，因為他創造力豐富。而是因為他覺得這樣寫來，可以使他的小說更有趣味，因為在日常生活裏，我們的確常和若干人物接觸，而且我想他的主旨還不在此，他想把整個的作品有廣泛的統一性。其目的不在描寫一堆人，一種人或是一個階級，甚至一個社會，而是想描寫一個階段，一種文化。……

但是我剛才說的是關於他收集在「人類的喜劇」中作品的一般情形，而在這裏，我們要討論的，卻是「高老頭」一書。我相信，以寄宿舍為寫作背景的，以巴爾扎克為第一人。

「高老頭」之所以值得人注意，因為在這本書裏，我們第一次得遇巴爾扎克所創造的最令人興奮的人物之一——佛得林。這一類的人物以後有人描寫過幾千遍，但從未能這樣的有力，也沒有這樣的真實性。佛得林有一個好頭腦，有意志力也有無比的活力。巴爾扎克技巧的直到最後才透露這個人的陰險，這點技巧讀者值得注

意。他是愉快的、慷慨的、好脾氣的，他是有力的，聰明無比的，能自己克制的，你非常崇拜他，甚至同情他，可是他卻出奇的令人可怕。你爲他動心，也爲那野心勃勃的好出身的到巴黎去一試身手的青年雷斯蒂那克一樣。但你卻又覺得，和這條伙在一起，也會像雷斯蒂那克所感到的一樣，有一種本能的不安。佛得林也許是通俗的一種人物，但他卻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毛姆這篇文章所涉及「高老頭」的地方就只有這些了，顯然是不太完全的，如果它是巴爾扎克的代表作的話。巴爾扎克在這書中所描述的人物角色是那樣的，值得提的自然不止一兩個，雖然還說不上洋洋大觀，但他們的生活活動也可以說得上是巴黎人生活的縮影，反映出十九世紀早期的法國都市社會的樣貌來。我們現在先來看這小說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角色：

高老頭 (Père Goriot)，一位年老退休的麵條和澱粉製造商，伏蓋家公寓的房客之一，把無限的慈愛灌注在兩個不知感恩的自私女兒身上，終且耗盡了積蓄，絕饑而死。

安娜絲姐西·何士道伯爵夫人 (Countess Anastasie de Restaud)，高老頭之長女，美麗而自私自利。

何士道伯爵 (Count de Restaud)，安娜絲姐西的丈夫，對他那位不時髦的丈人感到困

窘，對妻子也沒有情義。

黛安芬·呂新仁男爵夫人 (Baroess Delphine de Nucingen) 高老頭之次女，一心一意想被貴族階級所接納。

呂新仁男爵 (Baron de Nucingen)，黛安芬的丈夫，是個寡廉鮮恥的財政家。

尤衡·德·拉斯蒂涅 (Eugène de Rastignac)，一位出身貴族的赤貧青年，來巴黎想有所作為，充滿了野心而容易衝動，心地善良而容易被環境腐化。

鮑賽昂子爵夫人 (Vicountess de Beauséant)，拉斯蒂涅的表姊，多才多藝，巴黎的交際皇后之一。

伏蓋太太 (Mme. Vauquer)，一家廉價公寓的女主人，吝嗇而心胸狹窄。

維多莉·泰伊芙 (Victorine Taillefer)，一位住在伏蓋公寓內的溫柔天真的年輕多情女郎。

古迪太太 (Mme. Couture) 維多莉的親戚和監護人，亦為伏蓋家公寓的住客。

伏特冷 (Vautrin)，一個逃犯，聰明而多計謀，有決心，喜對人類天性和社會冷嘲熱諷。白稱為退休商人。

波伊萊 (Doiret)，一位退休的書記。

米旭諾小姐 (Mlle. Michonneau)，一位乾癟的老處女。

霍瑞斯·畢安桑 (Horace Bianchon) · 一位大度而仁慈的醫學生。

馬克新·查伊斯伯爵 (Count Maxime Trailles) · 何士道伯爵夫人的情人，是個花花公子和賭棍。

阿徐達平托侯爵 (Marquis d'Adjuda-Pinto) · 鮑賽昂子爵夫人的情人。

西爾維 (Sylvie) · 伏蓋家公寓的廚娘。

克利斯朵夫 (Christophe) · 伏蓋家公寓的粗工。

故事是發生在一八一九年。

巴黎拉丁區和聖瑪梭區之間的聖日內維新街，寡婦伏蓋太太所開的一家公寓，三層樓上的每個月膳宿費只須付四十五法郎的廉價房間之一，住着一個來巴黎攻讀法律的大學生尤荷·德·拉斯蒂涅。他是貴族出身，但家道中落，只靠家裏在拮据狀況下挪出來給他的一千二百法郎生活，希望能在巴黎出人頭地，重振家聲。他帶着他底祖母寫給他的表姊鮑賽昂子爵夫人的一封信，以便通過這位貴族社會的領袖人物之一，能在巴黎建立起社會關係來。

拉斯蒂涅把那封信寄去給鮑賽昂夫人之後，隨即得到她的回信，邀他參加下一天在她的金碧輝煌的豪華家中舉行的舞會。他如時赴約，置身於這個煊赫的盛會中，結識了安娜絲姐

茜·何士道伯爵夫人。她身材豐滿，漆黑的大眼，舉動間露出火般的熱情，正是他意下的對象，於是便在跳組舞中間可能接觸的頃刻儘量跟她周旋。她得知他是鮑賽昂夫人的表弟，也另眼對他，答應了他的日後重晤之請求。

何士道伯爵夫人原是高老頭的長女，高老頭是伏蓋公寓的老房客，打一八一三年他結束了買賣後便住到這公寓來了，當時六十三歲的他，無論面貌衣飾都顯示出是個養尊處優的有錢退休商人，頗得寡婦女主人伏蓋太太的青睞。那時的高里奧先生，確實有被人尊敬的條件，住的是最好的一組房間，每年付二百法郎的膳宿費，一點都不在乎。可是六年後的他，卻由最好的房間搬上了三層樓最便宜的四個廉價房間裏的一個，衣服也日形敝舊，人也逐漸消瘦。他底值錢東西，金鋼鑽別針、金鍊條、金烟匣以及其他飾物，一件一件的不見了。

隨着高老頭財富的消滅，是伏蓋太太對他猜忌程度的遞增。她不解為什麼這位連公債票利息每年都有上萬法郎收入的退休富商，又有不少精美貴重的金銀器皿和飾物，這些財物竟會像化冰一樣的消失得那麼快速。於是，大家便猜測這冥頭的原因，其中最近似而可採信的當然是伏蓋太太的判斷，她說高老頭是個老色鬼，供養着年輕的情婦，所以才會自作自受的。

伏蓋太太的這種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且看巴爾扎克以他特有的浪漫寫實主義筆法爲我們道出其中根由來：

伏蓋太太一天早上起身之前，聽見樓梯上有綢衣悉索的聲音，和一個年青輕盈的少婦玲瓏的腳步聲，她溜進高里奧房裏，房門開得非常巧妙識趣。胖子西爾維立即上來報告女主人，說有一個艷麗的決不像良家女子的姑娘，裝扮得神仙似的，穿着一雙毫無灰塵的薄底靴，像鰻魚似的從街上一溜溜進廚房，問高里奧先生房間所在。伏蓋太太便和厨娘去貼在門上竊聽，耳朵裏掠到幾句溫柔的說話，二人會面的時間也有好一會。當高里奧送女客出門時，胖子西維爾馬上抓着她的菜籃，裝做上菜市的樣子去跟蹤這對情人。

——「太太，」她回來時對女主人說：「高里奧克生一定是錢多得作怪，才撐得住這樣的場面。您真想不到，街轉角，有一輛風頭十足的馬車，她坐了去的。」

在晚餐桌上，伏蓋太太走去拉了一下窗簾，遮掉那道射着高里奧眼睛的陽光。

——「高里奧先生，陽光高照，您艷福不淺呢，」她暗指着 he 早晨的來客，這麼說。「嚇！您眼力真好，她漂亮得很啊。」

——「那是我的女兒哩」；他回答時那種驕傲的神氣，房客們都以為是老人故意裝腔作勢。

一個月以後，又有一個女客來拜訪高里奧先生。她的女兒第一次來的時候穿着

晨裝，這次卻是晚餐以後，穿得像要出去應酬的樣子。房客們在廳裏聊天，瞥見一個美麗的金髮女子，身腰瘦瘦的，極有風韻，那種高雅大方的氣度決不可能是高老頭的女兒。

——「嚇！竟有兩個！」胖子西維爾說，因為她完全認不出來。

過了幾天，另外一個女兒，高大、結實、深色皮膚、黑頭髮、配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跑來見高里奧先生。

——「嚇！竟有三個！」西爾維道。

這第二個女兒初次也是早晨來的，隔了幾天又在黃昏時穿了跳舞衣衫，坐了車來。

——「嚇！竟有四個！」伏蓋太太和西爾維一齊嚷着，她們在這間太太身上完全尋不出她上次早晨穿扮樸素的痕跡。

那時高里奧還付着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費。伏蓋太太覺得一個富翁有四五個情婦是挺平常的，並且認為他把情婦充作女兒，很是巧妙。她召喚她們到公寓來，她也毫不生氣。不過，那些女客既然替她說明了這個房客對她冷淡的原因，她從第二年開始的時候，便喚他做「老雄貓」。末了，當她的房客降級到付九百法郎時，有一次她看見這些女客中的一個下樓，就惡狠狠的問他打算把她的公寓當做什麼地

方。高老頭回答說這位太太是他的大女兒。

——「您的女兒有兩三打，是不是？」伏蓋太太尖刻地說。（照卓儒譯文，下同）

這是巴爾扎克用倒敘法所作的一段「蒙太奇」式的描述。高老頭這位慈愛的好父親，竟被大家所誤解，他的老實話，被人當做假話；他為兩個女兒所作的犧牲之大，沒有一個人知道，誰都不會去關切他底那些使他身心交瘁的問題，而只會調侃他，拿他來作為笑柄。這情形就這樣延續了五六年（以致到了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底，巴爾扎克在書中這樣告訴我們：「這幕慘劇發生的時期，公寓裏每個人對可憐的老頭都有了十分確切的觀念。他根本不曾有過什麼女兒或妻子；縱慾的結果使他變成了一條蝸牛，一頭人形的軟體動物。」），拉斯蒂涅那天在鮑賽昂夫人府邸舞會中邂逅了何士道伯爵夫人定下再會之約後，還不知道她就是高老頭的女兒。當晚他由舞會回到公寓，還兀自在想着在那喧赫的盛會裏的情景，就在他飄渺地沉思遐想的時候，有一聲嘆息擾亂了夜的寧謐：——

……餘音一直傳到尤衡（按卓儒譯本係歐也納，即拉斯蒂涅之名）心裏，幾乎使他認作是一個病人臨終的痰語。他輕輕開出門來。走到甬道裏，瞥見高老頭房門下

有一線燈光。尤銜恐怕他的鄰居有什麼不舒服，便湊到鎖孔上去張望，卻發覺那老人做着大有犯罪嫌疑的工作，以致他覺得爲了社會公安起見，應當仔細觀察一下這自稱爲麵條商的，究竟在深夜裏幹些什麼勾當。高老頭把一張桌子仰着在橫檔上縛了一只鍍金的盤和一件好似湯鉢一類的東西，另外用一根粗繩捆着這些鐫刻精工器物，拚命的拉緊，好像要把它們絞成金條一般。老人脈隆筋起的路膊，借着繩索的幫忙，不聲不響地把鍍金的銀器扭着扭着，賽如對付麵塊一樣。拉斯蒂涅看着不禁私付道：——「嚇！好傢伙！但他究竟是一個竊賊呢，還是一個窩藏的，是否爲了遮人耳目，故意做愚蠢無用，過着叫化子般的生活？」拉斯蒂涅把身子挺直一會，心裏這麼想着。隨後他又把眼睛湊上鎖孔。高老頭解開繩索，拿起銀塊，在桌上鋪了一條，把銀塊放在上面捲滾，搓成一條銀棒，這番手續都做得非常熟練。當圓圓的銀棒差不多搓成的時候，尤銜想到：——「難道他和波蘭王奧古斯德一樣有力嗎？」高老頭悲哀地望着他的作品，流下淚來，吹熄了火把，躺上牀去，嘆了一口氣。——「他是個瘋子，」尤銜想。

——「可憐的孩子！」高老頭忽然高聲說。

一聽見這話，拉斯蒂涅認爲還是不把這件事情聲張爲妙，同時也覺得不應該冒冒失失就批判這個鄰居。